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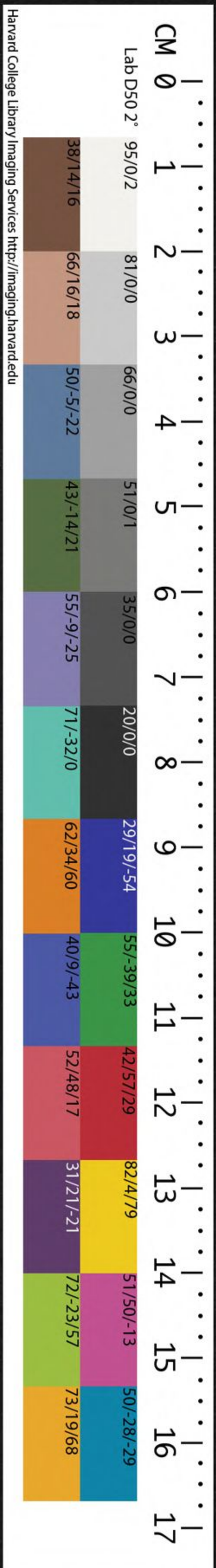
21

T835/1321(21)

四書大全辨

五
論語五六

廿一



四書大全卷五

公論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與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為疑多子頁之
他月記云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與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為疑多子頁之
他月記云

子謂公內是也唯在淵源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勿軒熊氏曰前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麻谷藏書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之妻如字公
治子名長字
子長一云名
長

可妻與非罪
作兩層說

孔庭諸書記
孔子留齊年
齊人高柴公
治長從遊則

長當為齊人

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虛回切
音雷縲息列反與繼同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
綫孿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孿罪人長之
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
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綫之中而
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
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吳氏圖考云公治長名長字子長史記齊
人家語魯人范甯曰字子芝左氏釋例及
路史皆云公治長氏魯公族當是魯人張
華云公治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

所墓極高

朱子曰雖嘗陷縲綫而非其罪則其平昔
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綫為可妻也
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
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
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
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
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
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愆也南容
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耳
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如李膺范
滂亦君子所安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貴
邪

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綫非
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綫則似不可妻非
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
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
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

賢者衆矣或曰此記言併敘事之體聖人亦擇配然一則曰非其罪一則曰免於刑戮但求其可終無咎而已此方是處其子之的確處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緇音滔适一作括緇一作

韜

十一篇有三復曰主語

南容孔子弟也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

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括一作适緇一作韜闕一作說非四名也當是初名

或曰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謂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諡敬叔

說後各緝而透與容或竝為字若括語閱三字則傳寫誤耳家語有南宮說容與說名字義正相關豈二人哉按此亦一說存以備考

此處事之權衡不當以訓話忽之

聖人不以成敗禍福論人即就公治南容生平心術汎說亦可不必指事以實之姑錄以備

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緝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也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之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有道不廢邪可疑四也由此推之南宮敬叔之與南容曠然二人矣
仁山金氏曰兄孔子前兄孟皮也叔梁紇前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疾古者庶長字孟嫡長字伯此必孔子伯之也其男子孔忠字子蔑在七十子之列
新友來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叅

以三復白圭章故云嘉善陳氏曰嫌有當避有不可避瓜田李下特一端耳履失泥中豈容跣足而去冠掛李枝烏得不取而戴之君子行事以義緩急為制惟我不必此時則避嫌而少待彼不藉我則避嫌而已之若我非此時不可彼非我不濟舉國非之不顧矣何嫌足避
或曰刑戮是二件故邢疏云則必危行言孫以脫免於刑罰戮辱匡章註亦曰戮羞辱也
或曰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皆是實事曰有道者哀公年救公宮火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得存典籍時也是時南容已在顯仕得與捍災之力故曰不廢夫子直據論其已事非逆料其將來也曰無道者直斥季孫意如之朝也其得罪奔衛在定公初立季孫意如執國政時非載寶以朝幾不免

哉。以富得罪。以載寶免罪。是亦非其罪也。
○公冶長事孔子於留齊八年之時。南容
事孔子於適周問禮之日。皆昭公年也。子
之妻長。只在定公初立之年。妻容。或云如
顏氏之適叔梁。已在其後。非一時語。一時
事。記者以類從也。
卓菴張氏曰。南容公族之子。不廢。言不以
罪累見擯於有道也。註見用於治朝。句誤。
蓋有道之世。爵無濫位。無道之世。禍及非
辜。南容無罪可加。而又恪慎自將。故有道
不廢。而無道能免也。須切南容時地。况就
釋褐登朝。一類說者非。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

上斯字指子
賤下斯字指
魯君子取是
取人
宓一作處舊
曰索隱云

音伏宓伏古
字通

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
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
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
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兄師友厚之至也。

單音詳單父
魯邑即今單
縣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人之術。

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
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
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
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

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
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
故夫子歎之如此
或曰說子賤能取君子正見魯有君子而
不能用以子賤取君子可以淑身豈魯用君
子不可以至道魯無君子未嘗不可明說出文
武周公遺澤尚存君子未嘗不可用惜其
僅成就子賤耳維魯意在言外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璉也女汝通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
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
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

蓋音甫簠音
鬼盛平聲

正義云子貢
大夫子歷說

諸弟子不及
於已故問朱
註之誤始此

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
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三禮圖云瑚受一升漆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
下璉受一升亦漆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
金制度如簠而兌下玉海註云瑚以玉簠
以竹為之

包鄭註論語
賈杜註左傳
皆云夏曰瑚
或別有所據
或相從而誤

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四代之器有虞
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
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
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
圓內方曰簠

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
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芑山張氏曰論語門人雜記之書其中亦
有以類附者如公冶篇皆論古今人物賢
否得失者是也然與史氏編年體不同此

佞與利口有別佞特非利德之言非利口覆邪之小人也觀孟子曰惡佞又曰利口可見

節合上節無年月日可考宜各開說不必上下牽連說假令編書者偶將子謂子賤一節置此節之後集註又如何立論據蒙引云若無因端問不起獨不思自此節以後如孟武伯問子路子貢問孔文子子張問令尹子文哀公問弟子季康子問仲由果皆有因而後問乎抑各隨所見而為問乎蒙引傳會集註非是

○或曰雖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丹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

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辯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

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

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也

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或曰漆雕子各開字子若蔡人一云名憑字子開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一云開古今人表作啓通志氏族略云古有漆沈為魯相或曰即漆雕開按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中漆雕氏有三家語漆雕從字子文史作徒父家語漆雕侈字子斂史作侈併開而三家語又有漆雕憑與夫子論臧氏家藏龜臣臧三世上迨文仲此必非開也惟韓非陶潛所稱漆雕氏之儒子若傳禮為道及漢志所稱儒家漆子十又曰傳禮則開亦游夏之流亞也中玄高氏曰使開仕而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學專為己務求其所以自信利祿不可動正所謂患所以立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夫子悅之只是悅其為己之心

此較正程子之說

求進之志皆切實事也曰已見大意大意謂何令人無覓處

如此看斯字不涉風影最是說家皆欠親切

此瞻葛氏曰凡斯字原是虛字必承上文有所指此即指仕言信是信得這仕過起頭如何做事業後來如何結束一一見得的確如伊尹莘野三聘欲便堯舜君民未後悉符所言這方是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著成了些事試不著即壞了事也夫子使開仕開必有一節之長足以有為開却不肯自安說到信上畢竟要算定著數方做這是何等意向何等識見故子悅

三原王氏曰斯蓋指修己治人之道而言未能真知無疑未可以仕仕則未免於冥行妄作壞事殃民開之用心如此夫子所以喜之也程子謂漆雕開已見大意所謂大意者不過修己治人之道外此則惑人矣

卓菴張氏曰。斯字承上文說。正指仕言。吾斯之未能信。猶云此事尚打不透也。即古量而後入意。註謂指此理。理何所疑。而謂開未。能信乎。且開學於聖門。有疑不問。至夫。子欲有所用。始以未信為辭。則開平時所學。何事乎。而孔子於不能明理之人。顧漫使之仕乎。說者悅其不輕用世。合於君子難進之義。非說其篤志也。若果以篤志為悅。則夫子又何以使之仕。豈肯開未可仕。姑以仕館之邪。

芑山張氏曰。斯字諸說紛紛。如朱子語類云。此章當於斯字看。斯是指箇甚麼。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象山語錄云。古人觀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陳潛室云。斯乃指心而言。心者萬用之源。淮海近語云。不曰道而曰斯。盈天地間只是此理。再無別物。故直指之曰斯。或又云。斯字論語中多有此等。如知及之之字。一樣。學者要理會。若云指此

理而言。便是贅語。愚謂諸說非失之泛。即失之泥。須知斯字直指仕言。仕則心與理皆在其中。心能明理。然後可以仕。若模糊恍惚。以為不可名言。特腐儒嚙語耳。近日說家獨祀瞻氏與予合。故特著之。○伊川云。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愚謂伊川此說。是為後世法。然此猶就古之學者而言。自王安石經義取士。歷朝因專設制。科士競習。比偶。雖使之四十而仕。雖有二十五年學。皆工文詞。希祿利耳。既不趨善。又不足以適用。安在四十仕者之為志定。為德成乎。又况士子總角。方從事制舉義。輒通籍入官。豈皆學而後仕者乎。人心風俗之壞。學術之不復古。皆制舉義為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竝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馬氏曰桴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惟適張氏曰首尾總是言外抑揚裁成子

路意好勇過我句非美無所取材句非譏程註圭角失聖人當日語氣○浮海非實話設此言以觀子路之從違可否耳存疑云浮海不是泛往謂道不行無所往矣海上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乎按此說謬甚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

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索音色盡也言悉盡敝邑兵賦也

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於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邢疏按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處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按漢刑法志同方百里卿大夫豈有百室乎邢疏何云百乘之家也一同也疑

疏曰邑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惟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

或曰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騫為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井有季路臣於季氏之類通謂之宰故曰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或曰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是仁三子之心不是都是不仁但是不純爾○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卓菴張氏曰此章有三善不以未仁而沒

其所長仁也據實以對不為虛恢之詞以誇武伯而私所好義也分別短長不誣其所未至使三子既知有才可用而又不取不自勉於仁教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

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

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推尋胡氏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况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朱子曰凡人有所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

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

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穎悟無如子貢如丹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

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

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聖白飾牆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亦謂之堊釋名曰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鏝謂之朽前漢書顏師古註云朽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朽言內質做壞不可修治也

或曰子謂宰予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朽宰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夫子喚醒他不是以予為朽木糞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

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

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

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

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范山張氏曰始今非兩時猶言吾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須一串說觀行正欲使行者自省言聽言者如此言者何獨爾安。愀然有不樂觀意思總是提醒宰予意在

言外。○永樂元年成祖與侍臣論奸邪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偽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正以此耳。按國家以聽言觀行之法用人。使浮華無實之徒不雜進。則吏治不至於廢壞。虞書帝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先詢事而次考言。又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方敷奏而隨明試。總是課實之意。黜陟幽明。皆在於此。後世明主三復成祖辨別奸邪之言。而上稽古帝任人之道。似而非者皆退矣。治豈難復古哉。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

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

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
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
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
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
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
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
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
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
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
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
在養之可以至焉
朱子曰剛是堅引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
慾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
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
乃能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
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
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
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
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彊之貌而其中實
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
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
莊便是慾了
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
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
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
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

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
 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
 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
 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
 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
 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
 掩避而不能出也。
 虛齋蔡氏曰。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
 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
 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
 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
 慾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棖也。慾焉得剛。
 卓菴張氏曰。漢靈帝時。趙忠論討黃巾之
 功。傳燮雖有功。不侯。天下失望。忠遣弟延
 致。敷勤於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
 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
 功不賞。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此可想其

無慾之剛。後臨陳戰沒。諡莊節侯。自古仗
 節死義之臣。固知非剛者不能。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
 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
 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
 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

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

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

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

坤儀袁氏曰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

易能者行之終身而不盡推之平天下而

無難夫子慮子貢行不逮言故曰非爾所

及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况因一無字

便疑自然則所謂無諂無驕二無字亦可

謂自然矣

芑山張氏曰非爾所及也語氣微婉正鞭

策子貢進步處存疑云直曰無過於自任

故夫子斥之非是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

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

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

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

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

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

也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也。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

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

敬軒薛氏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甚少。卓菴張氏曰。子貢本說。夫子言性與天道。而集註則謂。夫子罕言之。子貢所稱。不可得聞者。就學人分量淺深上說。非謂夫子不言。而人不得聞也。集註則謂。聖門教不

躡等。學者有不得聞。果爾。則是性道非不可聞。特夫子不言耳。言則未有不可聞者也。且文章性道。非判然而二也。性道發見處。即文章。文章所以然處。即性道。善學聖人者。即文章。可得性道。不善學者。雖文章且不可得聞。况性道乎。子貢從文章內悟出性道。真若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道。但人終以文章還文章。不知即性道之所以發見也。所謂可聞不可得聞者如此。集註徒執教不躡等之說。竟以可聞不可聞。皆就夫子教人處說。不特非子貢此章之旨。并失夫子立教之心。不可不辨。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

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為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芑山張氏曰此門人微規子路之意當與由也兼人故退之參看語云疾行無善步行中自有階級躡等不得未行恐聞便增了進銳退速的病痛不若循序漸進之為愈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雖珍羞羅列如何便喫得盡此喻不切

孔文子即仲叔圍孔烝鉅之孫衛靈公之時執政上卿其子孔悝

諡音示从兮
與諡異諡音
益笑貌俗本
諡作諡誤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
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
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
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
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
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
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
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
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

緯地之文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
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
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疾淫於外州外
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
遺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
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
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叙諡法諡者
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
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
出於人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
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
文賜民爵位曰文

古論法亦無甚寬之理寬則失實矣

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論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卓菴張氏曰看是以謂三字姑就諡文子者說特解子貢何以之問非孔子舉諡詞而謂文子足當此諡也孔子初無取文子之意觀左傳命駕而行一畧可見蘇說謬甚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

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

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

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邢疏按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

六取子產長
定不必辭他
益處來夾說

此說見西山讀書乙記

惟有次第故能濟古今治術寓於此

賦刑書亦使民以義內事雖叔向非之夫子不以爲非也

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厚齋王氏曰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爲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

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丘賦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庸主不足與有爲邪不然何其無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朱子曰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

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卓菴張氏曰。恭敬惠義四字。須切子產身上說。如憂蔡燹之獲。謂無文德而有武功。焚子孔載書。謂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及殯伯有氏之死者。不及謀而遂行。與反豐卷之田。皆行己之恭也。簡公如晉。寓書於子西。使輕幣。及獻陳捷。晉人問罪。稱不敢廢王命。晉人辭塞。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及相如晉。復壞其館垣。而納車馬。使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皆事上之敬也。惠義二字。大小註能言之。若敬恭二字。泛就謙遜謹恪說。則子產一樞。僕蹶踏之人耳。何關鄭室輕重。而夫子稱之。君子之道。自是有裨實用。有關國勢者。况子產當日行事。又有不盡以遜謹自見者。夫子不譏其傲。而日以恭敬。固知非迂儒舉動。可同日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平仲父桓子
名弱平仲之
子名圍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
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或曰晏姓平諡也邢疏晏桓子之子諡法
治而清省曰平按古今姓纂又云嬰字平
仲或曰嬰萊之夷維人齊公族下交魯處
士蘇晉上交齊大夫吳翰至老不衰
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以為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
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
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
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
故知其如此
或曰晏子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
悅季札於周交柏常騫於魯交處士蘇晉
與孔子處者八年悅孔子弟子曾子聘之

仕曾子固辭於齊交大夫吳翰分倉粟府
金與比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為上客
此正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
先者也晏子之言曰事君苟進不道忠交
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
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眾不任
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是以其事
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此邪人之行也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
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
疎而不誹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
之其善交久敬亦可見矣
或曰居必擇交行必擇士先得其人而友
之者是以可久可敬也夫子所稱善與人
交者謂其善擇交也所稱久而敬之者謂
其能主敬也善交者久交之根祇也故曰
定其交而後求本是兩層語善交句不可
作久敬冒頭亦不必將下句證上句謂久

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

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

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

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

民義而論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

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

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

宜矣

或曰魯孝公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

伯氏錡錡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彊曾孫

也彊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

姓曰臧○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

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

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或曰禮記鄭注云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

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斲

而礮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理也

釋宮云宋廟謂之樑其上楹謂之梲栭謂

之柰郭璞云櫨侏儒柱也柰即櫨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

稅章悅反知去聲孔子生時去文仲執政之時已一百一十餘年尚論至此正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論管仲亦然

張子各載字子厚號橫渠長安人

夫不藏龜於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卓菴張氏曰魯僖公二十六年文仲與東門襄仲如楚乞師既道子玉伐宋又用楚師伐齊春秋之時以蠻夷殘中國自文仲始其為不知又不特作虛器祀爰居已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

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

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

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或曰楚之官制在春秋時為近古者自令尹而下有左右尹其百執事亦有稱尹者然皆以其地或以其職單舉之如箴尹宮廐尹連尹是也亦以示隸於令尹也其受

邑之大夫有稱公者專政於外入佐令尹皆彷彿三公六卿之遺意楚令尹即古所謂相也而無相之名非大司馬不得為令尹此合將相而一之為法最善凡夫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尹惟雍容決勝而已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却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却淫於却子之女生子文却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却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或曰楚成王六年公子元歸自代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鬬班於是殺子元使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國難故其為令尹八年而春秋始書楚嗣是而盟齊桓於召陵執宋公於鹿上滅弦滅黃焚許男之輿櫬取陳之焦夷納頓子

於頓敗徐人於婁林朝諸侯長齊晉至莊王遂霸中原皆子文之功也孔子稱其忠意或為此○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免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子文三仕為令尹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至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勤民以自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

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或曰子文為令尹初自莊三十年至僖二十三年子玉代凡二十八年舊刻年數間誤左傳云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國策曰子文代子元為令尹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遑他恤國語曰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

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由此觀之其忠亦繁見矣

芑山張氏曰集註喜怒不形數句似說得過情須知此只可就行事氣象約略言之耳子文生平精神未必遽至此若果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即此是忠便即此是仁如何又說焉得仁○忠矣二字當與下節集註可謂清矣一例不宜說其忠盛矣聖人只汎說他忠未推到忠的盡頭處添一盛字贅甚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須無諡文子
敬仲之後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
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
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
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
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
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
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
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
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
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
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
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
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

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
 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
 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見棠姜美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
 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
 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於之役故莒子朝
 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眾從者
 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有疾
 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于擗有淫者
 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
 之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

或曰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
 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集註僭

王猾夏本此

朱子曰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
 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
 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
 忠清

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只
 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
 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
 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
 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
 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而所
 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
 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
 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
 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公元年
 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

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威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率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率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於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王之權以遺之率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玷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

為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之二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收殯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率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弑簡公或曰殷有三仁聖人自其所安言之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視其所以則是矣所由所安則未也而曰未知者厚辭也雖聖人之於門人亦惟曰不知其仁而已不欲絕

饒氏說以不足錄故刪

之於仁也。芒山張氏曰。清與忠特就子文文子行事言之。未可與聖人同日語。若聖人爲之。忠清裏便有仁。朱子說是。程子云。亦只是清得仁。殷有三仁。雖言事而德在其中。小註饒氏云。皆是以事言。舛理之甚。聖人當日尚論夷齊微箕輩。却是就事而求其心。非遺心而專言事也。或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無徵不信。不言也。因問而答。不深言也。卽如子文之爲楚令尹。距孔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杼弑齊莊公。陳文子爲大夫時。孔子生四歲耳。子張復少孔子四十八歲。去陳文子已遼越。兄令尹子文哉。子張掇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事而謂之忠清。皆曰。未知焉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夫子特謂是傳

疑之語。不足以傳信。竟置之存不論。論不議也。此則褒譏筆削之權衡。明著於言外者也。按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般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伐陳之功。使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薦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玉爲令尹。未聞子文之三仕三已也。且其使子玉爲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何。明疑新令尹非其人也。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幾。明不獲已而使子玉爲新令尹也。文子不聞告新令尹之政。子玉亦必不能聽舊令尹之政也。今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夫令尹子文。何以有此傳疑也。又按左氏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閭丘嬰申鮮虞奔魯。不聞陳文子須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

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文子請許之。慶封陳須無皆至會。時去弒君不二年。崔子尚相齊。文子固仍在齊。預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朝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也。是歲始反。盧蒲癸言王何而反之。不聞文子反於先也。崔氏之滅。文子在齊。不聞與謀。慶氏之奔。文子實與謀焉。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召子無宇於萊之田。從慶氏得歸。而戕舟伐梁。絕慶封之救。欒高陳鮑介慶氏之甲以殺子之。文子之謀。居多。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旄於國。至恒遂弒簡公。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今子張又問曰。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夫陳文子何以有此傳疑也。按莊子肩吾問於孫叔

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喜而已矣。太史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子文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疑也。按左傳崔氏之亂。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遂奔魯。申鮮虞僕負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令尹。此申鮮虞違之他邦。又之一邦事。與文子同事。姓氏易譌。而子張復因之傳疑也。二大夫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即有耳。食道聽之語。不過三人成虎。百犬吠聲耳。夫子安從知之。而安從論之。子文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

害故其為政能自究厥心。不逞他恤。此夫子所取也。或以僭王猶夏滅弦伐隨非之。夫子不責備也。文子嘗曰。兵不戢。必取其族。又曰。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固攜我民。此亦謀國之良。夫子所取也。崔氏盟國人於大宮。樂高陳鮑皆與。文子安往。慶氏之惡。文子實翦滅之。此文子顛末。夫子亦不責備也。獨子張所述二大夫語。不似臧文仲居蔡季文子三思二事之覈。夫子不欲其以不知為知。以不信傳信。故為此存不論論。不議之詞。而亦不置一譏貶。他日告子張多聞闕疑。蓋有以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

旋也再決
非是
人復思

夫子不與季
文子同時乃
聞往事而追
論之使善思
者以文子為
炯鑒非專為
文子發也

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
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
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
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
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
納賄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
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
思之為尚

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

聞晉侯病故
求遭喪之禮

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會於平州以定公位

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多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

為應事言之耳

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齊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公惡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升菴楊氏曰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賄焉又帥師城莒之鄆邑以自封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而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

封殖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也。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

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俞莊子述之

子謚武子

武子未嘗事

文公有道無

道皆就成公

時說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率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之。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

之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真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歆冶厘曰苟能納我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歆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厘辭卿杜氏曰按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公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於向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即成公即位三年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

為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朱子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

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或曰春秋列國之君有道者什一無道者什九如成公者不得稱有道亦非甚無道也一或曰成公也而時有道時無道異則治亂之謂也晉侯怒而衛亂晉侯息而衛寧成公之有道無道則愚邦也非君也如子言衛則智邦無道則愚邦也而於史魚則曰邦有道如靈公之無道也而於蘧伯玉則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於蘧伯玉則曰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夫魚與伯玉。雖歷獻公朝。而仕止皆在靈公一時。則所謂有道無道。並指靈公。與此處有道無道。屬邦而言者。小異。未可以例論也。帝丘之遷。不祀非族之鬼。皆所謂邦有道則智也。成公始出。而武子職納橐籥。貨醫薄醕。周旋險阻。一任朴忠。是所謂邦無道則愚也。武子未嘗不智。而能以愚用智。卒能免其身。以歸其君。殺元咺。而奉廟祀。故曰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子當昭公奔齊。魯亂。從而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於景公。周旋君難。在淺深顯晦之間。是亦武子之愚也。表而不出之。其有感於斯乎。左氏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成公能用甯武子。而復昭公。不能用于家羈。而卒不得復。若子家羈。則可謂朴忠矣。甯武其流亞乎。成敗之不可以

論世知人豈
可憑臆立言
此說是訂經
傳之譌

論人如此。芑山張氏曰。武子。莊子之子。公族世大夫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僖公會莒子。甯速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澗。是莊子死於二年之左右。而後武子為大夫。文公無道。追總。是成公時事。有道自復國以後。說無道。就失國以前說。集註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誤。卓菴張氏曰。孔子此論。是從成公復國以後。追原當日失國之時。若無武子一段苦心。維持調護。亦不得有今日。所以見他不可及。其先說知。後說愚者。特以可及不可及。分次第。非謂武子先知。後愚。有道在前。無道在後也。惟適張氏曰。朱子云。武子自處不失其正。按貨醫薄醕。事雖非正。然從愛君一念。發出。雖私亦公。不然。朱子此句。便說不去。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

只看孟子不成章不達一句便知此處成章不在文可觀處說

前此專欲道不成就

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昭將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或曰夫子失魯司寇適衛居十月去衛適曹至宋遂適陳過匡此一適陳非在陳也自匡過蒲反衛復去衛過曹適宋遭桓魋適鄭因適陳此二適陳主司城貞子時也在陳聞定公薨討反魯而弔復適陳此三適陳也時吳夫差侵陳陳常被寇去陳過

據此說則仁由所云凡三至陳此言發於三在陳之時者不足信兩存以俟攷

絕糧一在陳
一在陳蔡之

蒲有蒲人之難。復適衛。已而削迹於衛。復如陳。此四適陳也。時陳被兵久。孔子無上下之交。因絕糧。此子路慍見時也。是歲季桓子病。謂康子必召仲尼。尋卒。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沮之。乃召丹求。丹求行。孔子曰。歸與歸與。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送丹求。因誠曰。即用。因夫子為招。云云。是年孔子六十歲矣。嗣後自陳遷蔡。自蔡如葉。自葉復適陳。此五適陳也。時吳伐陳。楚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有陳蔡大夫之難。絕糧七日。昭王發兵迎之。乃得去。昭王卒於城父。由是自楚返蔡。自蔡返衛。丹求言於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孔子蓋六十四歲也。歸與之歎。其夫子送求而寄懷吾黨小子乎。問何故。只思任士不及狷者。朱子曰。任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不聽在他。他。芒山張氏曰。行道傳道。聖人始終不能自已。雖汲汲行道。未嘗忘却傳道之意。只看孔子與諸子周流四方。本欲行道於天下。却往往往論道。講學。不肯少輟。便見得前此亦自有成就。後學處集註。至是始欲二句。分前後兩截說。非也。○小註。何故不及狷者。一問。泥甚。聖人。不嘗曰。必也狂乎。此章偶舉狂簡耳。非謂狂者。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有所分別。軒輕於其間也。朱子說不必從。卓菴張氏曰。歸與句。有無限感傷。口中雖說。裁成小子。心實歎道之不行也。蓋道不行。則天下皆吾黨。此聖人大道為公之志。不

得已而歸思小子所謂有志未逮也。最要
得低徊懷慨意。方見聖人無已之懷。與後
世掛冠解綬者自別。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
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
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

之

或云伯夷
名元叔齊名
習
謚法安心好
靜曰夷執心
克莊曰齊

或曰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
叔齊名致字公遠一字公達夷齊謚也伯
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撰其
書已亡今論語注疏引之韓詩外傳云父
名初字子朝其國即殷湯三月丙寅日所
封者孤竹地名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
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即墨台氏一作墨
胎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
君為姓墨名台或云孤竹君又有子名憑
字伯僚夷齊異母弟世其國或云伯當作
仲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括地志
孤竹古城在盧龍南十里殷時諸侯孤竹
國今皆不可考
朱子曰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
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
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

惡便惡之固是然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
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
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
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
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
之心皆是如此
虛齋蔡氏曰今人皆知邦家無怨為仁人
盛德事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
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為政君子固不能無
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姦邪小人惡其
害已者亦斂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則狡
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
則李平廖立雖為所廢亦惜其死而為之
流涕此無他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
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輩人也
見羅李氏曰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為善的
意思後來不念又是成就人的善處始終
只是以善待人故怨是用希

見程子清者
之量一句未
安

或曰此節怨字與求仁得仁又何怨怨字
同義夷齊非其君不事避紂歸文此避紂
惡之實事也迨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
餓於首陽山當紂之惡則避之及紂亡則
死之君臣之義大則善惡之見忘此不念
舊惡之實事也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諒夷齊處父子兄弟之閒心無遺憾也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諒夷齊處君臣之閒
心無遺憾也皆是一以洞見夷齊不愧不怍快
然無遺憾處非一以為已怨一以為人怨
也怨義同希何之義亦同也註疏程朱諸
家之說皆誤
卓菴張氏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若無所
容其身矣然李得考終不至為世網所及
者非天下能容夷齊夷齊自能容於天下
耳論者皆以此為言夷齊之清不知庸字
自孟子始發孔子未嘗有此品目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

而與之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

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醢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裁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伯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枨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醢知其非直夫或曰陳仲子之廉簞食豆羹之廉也微生高之直乞醢與人之直也皆以小信大者也孟子曰奚可其刺譏也顯孔子曰孰謂其刺譏也微而於衆好必察均也

卓菴張氏曰。集註范氏以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為直非是。愚於直躬章胡氏說。已辯之矣。信如范氏此語。則孔子以昭公為知禮。乃是曲意庇君。不得為直。而陳司敗楚葉公。皆真知直道者。禍不至證。父訕上。不止也。古今攘美者。何止一微生。高。小之捉刀盜名。大則殺良冒功。甚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皆乞醢之類也。孔子不取微生高。正以防後之曲意市恩者。惡無小而不大。學者不可不共戒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

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

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

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

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慈湖楊氏曰。巧言令色足恭。皆欲以悅人之事。君子固欲敬人。然巧令足恭。則不出乎恭敬之真心。而出乎趨承之妄念矣。君子無物我順逆。固無有怨。今怨其人。既不能消此妄念。又以勢難顯絕。遂匿其怨而

是孔註如字
謂便習盤辟
其足以為恭
秉註將樹切

左丘明姓氏
著述見於史
漢書杜預
傳序甚明

無竊比丘明
之意謝氏說
蛇足

友之。此二事皆是心裏一樣。外面又是一樣。大抵只是不誠直而已。以巧令足恭為脅肩諂笑。小人之態。以匿怨為包藏機械。暗設陷阱。伺間而發。皆言之大過。左丘明恥丘亦恥。正是甚言斯人。不直之可恥。非竊比。意非恥其欺人而失禮。乃恥其昧已而喪德也。君子與人交際。所以不得自在者。只為多了一分周旋意思。能息得此心。便自無此病痛。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願車馬讀衣輕裘讀與朋友六為句

衣服之也裘皮衣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

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芑山張氏曰善勞正是聖賢體用兼該康濟斯世處合窮達皆有但隱顯稍異耳顏子無伐施却見得善與人同不矜不伐有而不與的道理原自如此著纖毫伐施不得舍之則藏於一身用之則行於天下故曰顏子深於王道若空在心境模擬說得氣象淺狹便不是孔門經世學問大小註膚甚

正義云不置勞役之事於人集註本古註疏

卓菴張氏曰。集註或曰勞。勞事也。三句宜刪。語云。愛之能勿勞乎。又敬姜教子習勞。人亦有當勞時。安得謂非所欲而不施也。孔子語子路為政曰。勞之。孟子云。勞心者治人。是在己。亦有不可不勞者。非己所欲四字。殊礙理。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

此一說却欠
道不宜入註

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

善讀者不止
識得氣象當
進求其學術

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
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

天地至公而已矣若至公無私子路尚未到此等地位

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輕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元之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不得其所不待物上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
泰州王氏曰安信懷三句時儒開口便說天下反覺聖人言語落空不知只就目前說便自可行於天下任他到那裏離不得這三項人
卓菴張氏曰集註後一說宜刪聖人如化

工。因物付物。安在。必天下人安我信我懷。我也。且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使孔子而必。天下之人安我信我懷。我不惟勢有所不。行。即孔子之志。亦徧隘甚矣。此論朱子不。當采入集註。細按前說。亦不是。三句須看。三者字。謂天下人自相安。信懷如此也。此。中。自有養之與之懷之意。但不可專就夫。子。自身說。猶云。只得天下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吾志畢矣。此正大。道為公之意。與。曾點風。雩浴沂。同一氣象。如坐老幼朋友。於光。天。化。日。之。中。一。時。雍。熙。情。景。宛。在。目。前。孔。子。生。平。夢。寐。周。公。正。在。此。處。真。覺。上。下。與。天。地。同。流。信。如。集。註。云。云。便。似。夫。子。虛。立。一。願。直。待。明。君。賢。相。舉。而。加。諸。上。位。方。能。發。舒。出。來。與。由。求。昂。首。待。用。者。何。異。朱。子。小。註。云。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此。論。最。確。然。謂。必。待。夫。子。養。之。與。之。懷。之。而。後。然。則。是。夫。子。終。不。能。使。萬。物。得。所。終。

不能行其志。將孔子平日所云欲立欲達。道理。皆不可為仁矣。與孔子之意合否。芑山張氏曰。朱子。于。老。者。安。於。我。云。云。推。到。安。信。懷。後。一。層。非。聖。人。當。日。語。氣。黃。勉。齋。論。甚。確。○。聖。人。氣。象。凡。見。於。容。貌。言。辭。者。總。是。應。物。而。朱。公。遷。碎。瑣。分。析。謂。某。數。章。屬。容。貌。某。數。章。屬。言。辭。某。數。章。屬。應。物。語。氣。殊。覺。窒。礙。今。刪。

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

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

卓菴張氏曰聖賢不敢以無過繩天下但願其見過而知自訟自訟而未見則天下之過者多矣此孔子所以歎也歎其不能

訟正恐其積於過一人有過不知訟推而至於千萬人由千萬人而至於天下皆過

世道尚忍言哉弑父與君皆由不知己過而然故無攻人惡者聖人修己之方未見能訟者聖人憂世之心也專就人一事

說者非松陵周氏曰聖人雖說吾未見已矣乎俱是致望之意見過內訟吾嘗以之望人而

今遂已矣乎猶云終不然罷了語氣或曰訟如仇家兩造爭辯是非以求曲直

之意是反觀求理以斷之於心者也○只此一段自訟真精神過自消化了即此是

改不須說能改必矣註多一層○孟僖子之補過蘧伯玉之知非夫子所稱世不乏

人况及門多賢豈盡過而不改此何以獨云已矣乎吾未見也蓋夫子盡傷顏子及

子路之詞也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亞顏子者如子路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也子路鼓瑟夫子聞之謂丹求曰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子路

懼而自悔靜息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顏子子路皆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然則已矣乎之感乃顏路請車季路結纓以後語況說非是

此亦臆之說姑存以備

正義云衛瑾
讀焉於虔切
為下句首焉
猶安也言安
不如我之好
學也義並得
通按衛氏句
讀牽強之甚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

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

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

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虛齋蔡氏曰有萬室之邑千室之邑十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由金氏云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此說非也

惟適張氏曰不如丘之好學不可泥丘之二字謂人不及已之好學也忠信如丘見人與已本是一類但人徒恃忠信無所短長不如丘之好學猶得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正誘人好學意大小註皆欠員活

後學金敦淳較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
八章

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
入俗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
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
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
其二字以為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
有人君之度也

包氏云可使
南面者言任
諸侯位亦非

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或曰孔子不是說可使南面為天子可使任諸侯聽治之位集註說本注疏蓋泥易繫辭南面字而誤也家語子張問入官子曰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鹽鐵論云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則知南面者臨官之位諸侯之卿相才耳語意與可使從政同未可與恭已正南面之南面例看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

類考云子桑伯子即子桑戶子桑戶事見莊列

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鄭氏曉曰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以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為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西川尤氏曰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若曰僅可聖人自明言不必如此為含蓄也仲弓居敬之語對下居簡言之敬簡一道不因居簡不言居敬也仲弓此言蓋為辨析學問路頭差別處而云故夫子然之亦不為伯子說觀其言曰雍之言然語意自可見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

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居簡而行簡下當有以臨其民四字省文也

集註為後學
微信不宜失
有至此成勝
寫之謬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
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
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
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
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或曰伯子不衣冠之說不見於家語。蓋說
苑有之。而集註直云家語記此大舛也。使
家語有此說。則王氏注疏不當云書傳無
見。鄭氏不當以為子桑為秦公孫枝。邢氏

不云不知何人當是一人矣。朱子引古不
寡多。此類。○說苑云。南面者天子也。謂孔
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按此直
以南面為天子。以無加仲弓之言為可使
南面。其說不經。

朱子曰。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
簡。是無本領底簡。○問敬是就心上說。簡
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
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不是
心做出來。○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
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
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
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
必簡。

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
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
以可使南面也。

雙峯饒氏曰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敬軒薛氏曰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惟適張氏曰宋司馬光云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則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闇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由此觀之法簡則治法繁則亂顧其人何如耳得其人則法雖繁必簡非其人則法雖簡亦繁然則居敬行簡者欲與天下相安於無為其亦審於任人而已

子曰雍之言然

正義云然猶是也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

子由古史說
敬簡是兩件
此朱子所本

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
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
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
定自是簡
松陵周氏曰。行字內正有工夫。說不得自
然。然居敬却便簡。其簡處亦只是敬。人惟
厭煩。遇著一事。裁行一事。縱能簡省。終成
踈略。居敬便看得外面一切。皆是我心性
所寄。此心無處不到。遇忙能閒。遇煩能滅。
人但見其踈節濶目。却不知其空閒處。皆
是精神流注到處
或曰。仲弓因可也。簡一簡字。發出一段議
論。全不涉伯子事了。集註未是。若如註說。
伯子是箇全沒用底人。仲弓何意而問之。
況他病痛。正在簡上。夫子又何爲就他偏
處取之。卽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踈尚
何僅可之有。夫子許仲弓南面。仲弓質子
桑。伯子蓋舉異己者。一相質耳。可也。簡若

曰其人無可稱者。可也。其簡乎。卽簡亦非
樂與也。○朱子語類云。可也。簡指子桑伯
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
伯子爲居簡行簡也。據語類此言。與集註
然則伯子蓋大簡一句。自相矛盾。
芑山張氏曰。程子云。居敬則心中無物。故
所行自簡。朱子云。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
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
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的人。
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到居敬。
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或問集註。何不
全用程說。朱子云。程子只說得一邊。愚意
程說自不悖理。如朱說。則居敬行簡。竟似
兩件事。況真居敬的人。未嘗反行得煩碎
者。觀舜。恭己無爲。可見。○伯子之簡。直是
不善。不可謂之未盡善。如程子所云。似伯
子尚有一可取。與孔子論韶武。所謂未盡善
無分別矣。可乎。

正義云凡事
應失而得者
曰幸應得而
失者曰不幸

顏子三月不
違仁是好學
其餘則日月
至焉而已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曰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問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

此下乃伊川
十八歲在大

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克己上來。○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或曰：唐韓愈云：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

不遷不貳兩
不字與四勿
勿字一例總
是克己工夫
正見好學處
非好學之符

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過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按愈此說。看過字。皆推入隱微處。益見顏子不貳過。非有他道。亦毋自欺而已。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於心而已。

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聲。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平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

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

朱子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仁山金氏曰。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率傳

聖人之道。而顏子歿。已有喪予之歎。後六

七年。反魯。答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好

學。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對哀

公時。曾子年二十二耳。迨孔子歿時。曾子

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風悟不減於

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學不考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遂不知有曾子之學。孟子稱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蓋又欲考論其時。以知言之先後。此類是也。

芑山張氏曰。未聞好學句。緊承上今也。則亡說。語意本一串。深惜顏子意見好學難得意。俱在內。集註既云。又言。又以見。分三折。非是。
卓菴張氏曰。當時文學稱游夏。顏淵雖也。

游夏尚存。孔子謂未聞好學。益信十哲為世俗之論。而孔門之學。不尚文辭也。

○子華使於齊。丹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

釜。請益曰與之。庾。丹子與之粟五秉。使為竝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

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說文曰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註四豆為區。區

十六升。四區為釜。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

○鄭註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為藪者。今文藪為庾。或曰正義謂子華仕魯。為魯使適於齊。朱

五秉合為八十斛

註謂為孔子使。說本程子是。○先是孔子

在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於景公。至是。通

問於昭子。又夫子在齊。與晏子處者八年。迨

夾谷會成。晏子尋卒。遣使代弔晏子。故子華為

孔子使於齊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

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

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丹。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

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或曰。與釜與庾。亦是義尚可少。與尚可少

益者。如古問餽之意。夫子非徇求請也。但過分則傷惠耳。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
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芑山張氏曰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
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
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
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
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
相與輯睦愚按仁傑習聞友朋周急之義
雖代使絕域不為過情豈惜財貨哉苟非
其義即釜庾亦不當與此聖人所以抑丹
子之繼富也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

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考

或曰原憲字子思宋人一云名仲憲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貧而樂道并日疏食嘗
為孔子宰孔子卒後憲退隱於衛○孔子
為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
以原憲為家采邑之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
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
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

註疏原思與
上別為一章
一論君子當
周急一明為
止受祿之法

詳見家語第
十解

四書大全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丹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曰丹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

南軒張氏曰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皆不知此也以丹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丹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

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

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系於此。

芑山張氏曰。釜庾。不是示不當與。不當益。因丹求厚待。友朋雖與之。釜庾特問餽之。常尚未與。君子相悖。聖人每事近情。故姑與之耳。非明知悖義害道。而不直拒也。觀孔子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雖違眾。吾從下。從違不以己。不徇眾。當可而已。豈有不衷。

於義。務為寬容。而不拒人者哉。況阿私及門。而無以正其失哉。即如孔子答陽貨。其言似寬容。然細看將仕一將字。語氣和平。却自有婉拒小人之意。至於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椁。孔子則毅然止之。魯郊腍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等堅決。謂聖人。不欲直拒人。程子尚未窺見。聖人底裏。愚所不敢信也。○乘肥衣輕。非徒說赤富。正見赤自處如此。其為母慮者。必周。必不至。窘急。若必待求。請粟。置赤何地。夫子意在言外。雖不欲求傷惠。亦所以成赤之孝也。○昔季桓子嘗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而頒諸門人之貧者。曰。吾受為季孫氏惠。受而惠非一人。不亦宜乎。是亦與鄰里鄉黨之通義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二程類語云 疑多曰字

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駢息營反音星舍上聲

犁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角周

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

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

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

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

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

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

過變惡而為美則可謂孝矣

王制云賓客之牛角尺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駢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

或曰據周禮牧人山川屬時祀註謂四時所常祀不拘隨方之色但取純色之毛則此駢角既合時制尤知不廢也西川尤氏曰犁牛之喻教仲弓立賢無方也非論仲弓也

芑山張氏曰明永樂二年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當違令于進成祖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庸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

家語弟子解
有仲弓生於
不肖之父句
註以家語為
本然家語亦
不足信

論語心字止
兩見孔從心
顏其心一
也微有安勉
之別

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
合中道。爾能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
可嘉。朕不爾罪。爾其勉之。愚按此亦不以
世類拘人之意。假令父死於法。子當承錮
則是犁牛之子。率舍而勿用。豈不甚惑哉。
或曰。此與仲弓泛論人不可不自強。蓋因
所見而云。父賤行惡。不知何所本。恐夫子
不如此擬人也。○春秋譏世大夫。犁牛之
子云者。言不必世也。後世如沈勁之於充
張。曠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皆其人也。用
人不可拘以世類。故夫子以教仲弓。非評
品仲弓。而訾其父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
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

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
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
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
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合成一物句
不必泥若云
合成便似初
分而後合其
實仁之於心
未可以分合
言

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

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

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

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新安陳氏曰。閒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閒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闕爾。

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閒斷便是。聖人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

或曰。不違者。我不違之也。其機在我。至若彼之自至也。其復在仁。○論語二十章。不言心之仁。而此章獨言心之仁。易三百八十四爻。不言仁。而復卦獨言仁。顏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頻復也。○日不違。則其違者。少日至。則其不至者。多日至。者。每日常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時。月至者。每月必至。而不能無違仁之日。○日月云者。如云時日。歲月。推遷無定之期。不可知之詞也。非分

日分月。計日量月。而揣摩至不至之刻限也。日月二字。宜連讀。不宜閒讀。或曰。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子其心不違仁。提出箇心字。與仁字相黏。可見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是在夫子稱顏子處體貼去的。心存則仁存。心亡則仁亡。存則不違。亡則不至。三月不違。終身不違。可知矣。違於三月之後之說。非是。日至者。一日全在天理。月至者。一月全在天理。或曰。一至或月一至之說。非是。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非惟三子句
下汎言用人
之法

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與朱子曰丹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

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季不能與三子同升

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
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
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
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
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
問孔子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所欠闕所以
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潛室陳氏
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所欠闕所以
孔子嘗攻其短

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啄甘
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
或曰為政者君執政者卿從政者大夫也
當孔子自衛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
路丹有已為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
從政為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諸
公之意乎然三子惟子貢為大夫從政於

魯衛之間而二子並以家宰終要皆未究
其用惜哉

張氏夙行曰此亦聖門器使耳古今銓選
考課諸法即此可以類推明洪武中上嘗
諭吏部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優者上
才不及德者次之才有餘而德不足又次
之苟二者俱無逐勢變移任情威福言是
行非此則小人不可用也錄太祖之言推
之果而不馴進於學必無以變氣質養德
性率不免孔悝之難藝者德不足而才有
餘附益季氏謀伐顓臾皆不能無過然則
謂之從政何有特因其才而器使之其間
權衡軒輕微寓棄短取長之意學者盛稱
果藝達往往溢美過情失聖人當日語氣
矣自此意不明朝廷置祖法不講不深求
器使之道或用違其器或官非其人賢能
沮而功實廢豈足以治天下哉

四書大全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

須知閔子未
嘗不仕

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放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

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或曰。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在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之時。蓋季桓子未墮。費前宰也。孔子將去魯。薦閔子為上卿。不用。此其時也。孔子去魯。十有一年。而反乎魯。季康子問政。魯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於時。季氏使閔子為費宰。此丹求為季氏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之時。後先不遠也。閔子辭而不就。當季桓子時。孔子用於魯。閔子因出宰費。及季康子時。孔子不用於魯。閔子因辭費宰。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為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越。且十五六年矣。孔子乃云。費季氏邑。季氏不臣。邑宰數畔。子騫不欲為季氏宰。正義云。季氏僭禮樂。逐昭公。是不臣也。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畔。又公山弗擾

以費畔。是數畔也。不知季氏逐昭公在二十五年。季平子意如事也。南蒯畔。昭公十二年。事也。公山弗擾畔。定公五年。平子初率。陽貨專政時事也。時孔子尚未用於魯。安得季氏先使閔子為費宰乎。註疏之言。舛也。或問家語記閔子先是為費宰。是矣。它書亦有之乎。曰。穀梁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此足以證閔子之先仕而後謝矣。閔子不為季氏宰。費何得要經服事。事畢致仕乎。然則復我云者。明乎前為費宰。今始不可復也。蓋閔子不欲復宰費也。或曰。汶上即中都也。夫子嘗為中都宰矣。魯邑也。非齊邑也。齊人嘗歸我汶陽之田矣。魯境也。非齊境也。即曰大夫之命不越

境乎。閔子不仕則已。豈至迫之使出。至身越境而後免哉。必在汶上云者。言今是昨非。將入山谷而不返也。示以不復宰費之意也。水經注云。汶水出琅琊朱虛縣泰山東。又西南流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世傳山谷中可居。言閔子避季氏召。徙此則知汶上蓋卜居魯之勝地。非越境也。芑山張氏曰。新莽始建國三年。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入里致詔。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兩子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勝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旦暮入地。豈

死時勝年七十九

即此見聖賢
稽義之學毫

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郭欽為南郡太守。蔣詡為兖州刺史。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李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收斂其家律令文書。壁藏之。愚按是時莽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彊。致夫方之不仕。雖與勝同。然已君莽稱臣。况諛以唐虞之德哉。班固云。貞而不諂。薛方近之。非也。方不可與勝同日語。勝決志不附莽。婉謝使者。蓋深得。不辭。季氏之意。但東首加朝服。拖紳。乃人臣待君視疾之禮。不當施之於莽耳。若夫紀

髮不苟勝見不及此

漢疏云斯人也句乃論其生平不止謹疾一節

淮南子云伯牛癩朱註本

此

君臣之禮毫

不可犯子不

得加諸父弟

子豈得加諸

師伯牛大賢

斷不出此集

註欠斟酌

夫子七十歲顏回卒七十二歲伯牛卒仲弓亦卒時伯牛年六十六故不曰短命而曰命矣夫

也。逸唐林之徒甘心仕莽。又皆龔薛之罪人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丹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或曰伯牛魯人孔子為司寇以丹耕為中都宰嘗從尼於陳蔡之間白虎通云丹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皆掃以賓客將候問故潔所居縣音玄徹去樂縣也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芭山張氏曰或言朱子誤改南墉為牖字
 按古人之室門在東南南有墉北有牖南
 惟無牖故室西南隅為奧謂深奧不通明
 也伯牛有疾居北牖下故孔子得自牖執
 手若在南則有墉無牖安得云自牖邪或
 又言室之南面左戶中牖而右為奧爾雅
 牖戶之閒謂之扃注云憲東戶西也疏云
 牖者戶西窻也儀禮堂中北墻謂之墉此
 以墉在南牖在北誤矣愚按前說謂北牖
 牖字誤當作墉是也然北墉南牖今北方
 築室皆然後說引爾雅有確據前說謂北
 有牖南無牖則非也當以後說為正
 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一定
 而不可易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南軒張氏曰如顏丹之死乃可謂命於顏
 曰短命於丹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
 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
 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

之正矣
 惟適張氏曰斯字承上文亡之說猶云不
 瘳之疾也語意甚明而集註引先儒以為
 癩果何據乎朱子小註云伯牛之癩以淮
 南子而言其信否則不可知朱子既知不
 可信復采入集註何也凡此皆朱子未定
 之見
 卓菴張氏曰自牖執其手自明處視之也
 易曰納約自牖可證本文但言自牖未嘗
 分南北集註指為南牖拮據禮經遷牖尊
 君之說何其誣也夫無臣而為有臣孔子
 尚以為欺天豈非君而待以君禮孔子遂
 默無一語乎且伯牛與顏閔並稱德行非
 子路粗疎者比曾子寢疾聞童子之言猶
 舉扶易簣古人正往如此而謂伯牛
 將死遽以非禮待其師乎借使有此則伯
 牛舉動亦猶人耳此顏閔之所不為而孔
 子何痛之深也顏淵既歿門人厚葬孔子

猶深責之。至謂不得視回如子。蓋不忍欺其死也。伯牛雖不可起。然一息尚存。孔子豈忍聽其以非禮自處。徒以己不敢當。姑自牖與訣乎。果爾。是孔子之待伯牛。不若童子之愛曾子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

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

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

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翫味。自有深

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

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

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

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

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

得之矣。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

不改即就不
遷不貳不惰
不違仁處見
之不宜涉風
影諸家汎說
樂其樂非樂
貧非樂道皆
誤

孔安國註未
若貧而樂曰
貧而樂道註
不改其樂曰
顏淵樂道按
孔氏說有實
地不必空揣
所樂何事

理與義獨非
道乎益信說
顏子不是樂
道者却墮佛
家空幻蹊徑

做樂○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
字當翫味是元有此樂
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
顏子所好何學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
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
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
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
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
是處富貴○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
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
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樂
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
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
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
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
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
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

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
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工夫透
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仲尼
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
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
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
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
一毫係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
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
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道理在天地間須是
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
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
不樂○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
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會點却說許多樂底
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
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

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芑山張氏曰：程伊川在經筵講此章，既畢，文義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按伊川從樂字前一層提出學字，惟好學故樂，此是實際說話。學者何學道而已，道在日用倫常之間，不可以他求也。集註諱避道字，非○凡人論造詣，須看它當境何如。惟當境乃是實際，絲毫勉強不得。聖人就簞瓢陋巷見出顏子樂地，正是就實際想像。若僅懸空摹

擬樂字，終隔了一層。袁坤儀云：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予謂實取顏子之精進。按袁氏此說甚合理。卓菴張氏曰：不改其樂，只是常樂，不在外者為作，輟也。集註以害字貼改字，非是。程子又云：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是顏子猶見有貧在，但強制之耳。此則勉自排遣者，類能為之。奚待顏子而後稱賢哉。

○丹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

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悅通。女汝通。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

胡氏此說迂甚蒙引亦傳會此說非

子稱顏回不改其樂且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且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且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

全不做

如此說道字該身心事物在內不落空境最確

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且求未常用力便說不能此是畫處虛齋蔡氏曰子之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泰州王氏曰畫字不徒指其病正見他力無不足還進他意惟適張氏曰且求此言與孔子稱顏回後先未可知胡氏何見而謂且求聞其稱回乃有是言邪若果為一時之言則孔子或借回以厲求如語子貢云云者今但責求自畫而無一語及回是知發端自求不因上文而然也胡氏說泥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朱子曰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象山陸氏曰所謂小人豈險賊不正之謂

哉果險賊不正安得謂之儒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或曰君子儒將行之所謂為己者也小人儒將言之所謂為人者也

芑山張氏曰明洪武十五年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行儒道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鄉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趨於正則朝廷得人矣愚按儒者學術之邪正德業之小大蓋國家治亂風俗醇澆繫焉太祖諭學官以孔子之道為教使歸於中正儒道將自此興矣所惜者士

子終身習科舉之文。溺志仕宦。而莫之返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

女汝通澹徒甘切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

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

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

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

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

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

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

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

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

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

包氏云言其公且方

集註曰正曰

自守曰無苟

賤邪媚僅可

為稍知自好

者言滅明之

行不止此包

氏公方二字

是定評

世傳子羽斬

蛟毀壁及子

溺不葬二事

亦見公正一

端然過人處

不在此

雖為人主進
講因事納忠
亦與子羽發
明

文定素被服
儒訓薦范公
宜也乃金英
一內侍耳獨
能識薛公於
流俗之外豈
不過人遠哉
後世士大夫
黨同伐異附
勢簡賢其不
負慚於內侍
者幾希

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間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是也
芑山張氏曰大學衍義云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愚按此言足為後世法。然人主既為天下擇相。尤不可不慎。其利害豈獨繫一邑哉。○家語子貢對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由斯言推之。滅明蓋心乎世道。不私己義。合則就。不合則去。剛方正直。狂而非狷者。也不由徑。非擬足而後投。非公不至。非引嫌以市重。蓋其天性然耳。行不由徑。二句。作實事看。不必謂觀其小而知其大也。
卓菴張氏曰。明楊文定之子。上京師。有司供奉。甚至。獨范理知江陵縣。不為禮。文定聞之。即薦理為德安太守。景泰間。內侍金英嘗奉使至南京。京中官屬無不阿奉。獨薛瑄不往。英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還京。即薦瑄為大理卿。按瑄與范理。持正守己。不失為滅明。而文定金英。不罪其簡已。亦庶幾子游之意。使後世取人。皆如此。則賄賂諧媚之風。不禁自熄。而士皆知以廉恥自厲。何患不得人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為右丹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朱子曰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
中玄高氏曰之反分明是以敗軍憂主為

辱不敢以後殿為功自揜其功時旁人說之反如此若之反故為此言以自揜是詭情要譽也不情甚矣伐固惡德不情之病甚於伐取人之不伐而遂以取人之不情聖人必不然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為功矣乃不以為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曰孟子反不伐也或曰奔殿入門人皆屬目歸功之反不敢自居而姑以此言應之當時或是如此也

或曰清之戰丹求帥左師樊遲為右齊師自稷曲魯師不踰溝請三刻而踰之者樊遲也用牙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者丹有也右師既奔徐步而死者林不狃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者公為與其嬖僮汪錡皆死也則之反之殿未足功也且是日丹有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軍宵謀曰齊人遁丹有請從之三

李孫弗許則是右師敗而左師勝清之戰魯未全敗齊獨陳瓘陳莊涉泗耳未嘗全師追奔逐北也之反之殿又安足功也然則何以曰不伐也世之無功而攘功薄伐而侈伐者眾矣之反當死生捨攘之際而尚有整暇之風謙退之意是亦可謂不伐也已蓋之反無斬將搴旗之勇無援枹死綏之志無喪師辱國之恥無奔軍亡北之議論國法則僅可功罪相準論人品則庶幾寵辱不驚者也

或曰當時三家怙權同惡啓釁兆孽其罪不待言一旦難至觀望逗遛各自為計使齊師直抵近郊而孟氏之師又先奔此國家之恥反所深愧而抱痛者何能居此區區殿後之功哉夫子嘉反不伐隱寓致罪三家之意此即春秋之法須於言外見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鮐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鮐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

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

免蓋傷之也

問謝氏疑而不字為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鮐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

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此聖人所以歎也

芑山張氏曰范氏云有朝之令色無鮐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晦菴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

范氏說與註

疏略同黃東

發云范氏於

文為協

惟適張氏曰據文義當主范氏說朱子不從者以巧言令色夫子常並言之此不宜有異也果爾則而有二字當屬衍文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

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

而不知行不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朱子曰但裁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乎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邪
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

是勸勉不是
怪歎註誤

未有不由戶而能濟者也則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待詮解而義自見邵子非專言戶明矣

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世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芑山張氏曰借戶喻道語義甚明說家將戶道對說謂道是道路出不由戶除非穴竇出不由道到處荆棘愚按此說似是而非邵康節皇極外篇云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戶而能濟者也邵子已見戶道之鑽穴隙之類也說家云邵子已見戶道之一不知邵子此說依舊是借戶喻道非謂戶即道也其云戶道也猶言戶道也人必由戶便不可不由道正指點人當由道意就戶上說却是就道上說說家誤看邵子戶道也一句因合戶與道而一之使戶與道為一則聖人當日但說誰能出不由

戶一句足矣又云何莫由斯道也不亦贅乎此與以道為路之說同歸穿鑿者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

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嘉善陳氏曰。文輔質曰彬彬。不取其均也。均則文勝而人心日以薄。或曰。此節須見文不可勝意。野字正對君子看。當時尚文。類以質為野人。文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為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乃史氏浮靡之失。亦不得為君子。必

文質彬彬。然後為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芑山張氏曰。成德則體用全矣。須兼治身。治世說。或云。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

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子。若說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去。便當

屬制作禮樂之天子矣。何以屬之君子。愚意。文質若偏就學者一身看。豈古今作禮

樂人。便無言動語默。威儀文辭乎。安見言動語默。威儀文辭。與主持世道人無涉乎。

聖人立言。原自廣大。原自體用兼備。本末具見。雖就世道說。脫離學問。不得偏就學者

則專主世道。與專主學問說者。皆非。惟適張氏曰。此節上兩句不可平。宜稍歸

重第二句。微寓重質意。猶云質勝文。固嫌其野。文勝質。九病於史。必彬彬方為君子。

君子者。文質得中者也。然後君子句。只當得中二字看。集註至於成德云云。乃朱子

餘意。非本文正解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

而免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

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論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

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
 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
 朱子曰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裁直便是
 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
 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水有源便
 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
 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
 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
 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人井而
 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
 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
 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
 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
 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
 卓菴張氏曰說箇幸而免方見罔之生也
 不足比數此孔子一字之誅所謂甚於斧
 鉞也不然同焉皆生而顏天歸壽其不惑
 於死生利害者鮮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
 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
 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
 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
 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
 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
 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
 彊而不息者歟

朱子曰：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取，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後。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卓菴張氏曰：此是誘人進步語。最要說得，繾綣不可就，不如上分低昂。若徒泥淺深，紛紛判斷，便使人有難及之意。非夫子立言之旨。細思自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

上字皆去聲。語上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

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或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論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人，以下時，便都包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

必兼學問工
長說單言資
質者非

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
幾漸漸長進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
○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
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
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
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
只是人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
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
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
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
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
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
而語之也
西山真氏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
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
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
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

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
漸可以語上矣

吧瞻葛氏曰中人上下正因學之能盡不
能盡而分也中人浮沈學不學之問可彼

可此若中人以上學工夫已做過便可
超乘而上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夫子原

以不學為下未聞以資鈍為下若肯加學
問何分上智下愚

泰州王氏曰教非有所擇全是要人悟的
意思可不只說他領受得領受不得勿

說做教者當語不當語
或曰本文只是語上不宜添出語下當提

上字作主須知聖人無語不是上只是學
者分量不同分別不可耳不可二字須

活看聖人非專擇中人以上與之語雖學
者所得各異無非勉學者可以語上之意

○夫子平日說話除了告會子以一貫語
子貢以天道其餘多說下學須知道理即

下即上。天下豈有二道。惟悟者知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知遠並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遠之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近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裁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

說文民象萌也萌而無識

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直言克已。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朱子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是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義仍湯氏曰。先難如草木之屯。須從生意奮發。乃為仁體。不然如原憲之不行。終身以為難矣。不可謂之獲。獲者得我心之謂也。

肥瞻葛氏曰。後獲是獲仁。不是獲利。欲仁得仁。求仁得仁。焉得不獲。但其始初工夫極難。須於難處下手。先後著要審辨。若謂不要獲。意誠而後心正。豈亦不要正乎。卓菴張氏曰。兩可謂見不必他求。意人多以此等不足為仁。智故每求之高遠深窈。愈失其真。夫子語遲如此。所謂近裏著已也。後獲非有心於後之。但仁中所宜行者。孜孜日進。無復計功限程之念耳。語意與仁為己任死而後已參看。若說姑置不較。則雖不期獲。而此心已為所動。便與仁遠。此節惟後獲二字。無確解學者思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

註疏以樂水
樂山為性動
靜為用樂壽
為功集註以
動靜為體樂
水樂山為合
體樂壽為效
如此則應先
言動靜而後
言山水矣語
意未然

此方是仁者
之靜

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
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
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
之

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
結也動而無結闕疑固之患也
朱子曰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
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
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
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
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
○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作者靜

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
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
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
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
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
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仁
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
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
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
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
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
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
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舍動意義有
定則舍靜意
朱子曰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
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
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他見

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

次崖林氏曰知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

然愚意樂水樂山動靜樂壽皆不相沿只

於知仁上看出

或曰知仁是所得於內者樂山樂水動靜

樂壽俱是可驗於外者夫子即內而想其

外見得知仁却有如此如此者不能一面

盡也

張氏夙行曰後儒看壽字類王長生言非

也徐幹中論云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令德之謂也繇此

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愚意如此看壽字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

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

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

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

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

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

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尙功之治

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

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

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商未太公呂望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為齊侯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成王命為大宰食邑扶風維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至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俾侯魯齋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

且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率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者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肥瞻葛氏曰發言須看其歸著若謂魯一變便至道齊必須兩變方至道即至魯之說乃如其禮制非如其國勢也仲孫湫謂魯秉周禮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可見周先王遺制惟魯獨存脩舉起來便是故一變即可至道王制之湮列國皆然單舉齊言者不過以一強形一弱耳卓菴張氏曰齊自襄公已為無道迫於小

遠即春秋所
書子赤文公
適了也

白。假行仁義。猶為近正。如誅哀姜。定王世
子。魯國所不能行者。而桓公能行之。使得
伊周之佐。雖至道無難。故孔子曰。齊桓正
而不謫。論者必謂齊壞於桓公。非也。至魯
之風氣。素弱於齊。然所以能久不亡者。周
公禮義之教。入人者深也。如仲遂行父。謀
立宣公。殺惡之後。懼齊見討。倉皇四出。逆
女未已。又復請會。此皆有畏於中。不能即
安者。若齊商人之弑君。不惟無畏。而且肆
行侵伐。一歲之末。再尋魯師。不復知有天
討侯職。此則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之一證
也。諸家不察。徒謂齊尚富強。魯秉周禮。不
知富彊何害於至道。豈至道便不須富彊
耶。魯雖守周禮。亦有大背先王者。安得槩
訟魯有先王遺風乎。況齊當孝簡之世。以
伯國餘業。屈於吳楚。方貧弱不能自存。何
富彊之可言哉。魯自文公不視朔。宣公稅
廟。成公作丘甲。昭取同姓。哀用田賦。種種

干先王之典。於周禮。凌夷敗壞極矣。僅脩
舉廢墜已哉。其謂一變至道者。猶孟子之
取齊。宣以是心足。王足用。為善耳。若徒以
國勢較齊之至道。不尤易於魯乎。論者不
推原孔子所以分別齊魯之意。槩以其說
為據。豈知聖言者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
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
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
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

觚為酒器見
記郊特牲觚
為木簡則漢
志顏師古說
也故先儒王
氏謂以觚為
簡乃秦漢以
後之稱孔子
所稱觚當從
禮經按禮器

二升為觚取寡少之義並無有稜木簡有六角八角故有稜集註曰皆器之有稜者則誤矣

觚一作瓜

存疑云井有人焉本無人也故曰雖陷乎鑑切本作名

聘君名勉之汶公婦翁

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厚齋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

卓菴張氏曰。孔子胸中有無限感慨說不盡處。特借觚之一端發之。猶云觚一器耳。猶不能保其故態。况其他乎。語意全在觚不觚三字。下句深為觚惜。正所以為天下惜也。程子推廣其說最得旨。但不可以此

為正意。失聖人渾然語氣耳。或曰。餽羊僅欲存名。論觚又思責實。總是救世深心。二哉字感歎無已。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不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

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
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
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問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朱子曰蘇
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
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
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
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
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
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
或曰宰我欲舍生以求仁非憂為仁之陷
害也君子行仁道於天下當隨地致力無
適不然入險阻而不辭之夷狄而不棄此

蘇子瞻此說
見論語解

仁陷禮意
仁者之

仁者之心也故宰我特設此問須看他雖
字口氣謂井固非有仁但仁者急於行仁
雖或告之曰井有仁云云井為陷地仁為
至德以至德而居陷地違之則失仁從之
則失身仁者輕身而重仁其或從之也然
事有實際理有當然仁者未嘗求生以害
仁亦未嘗昧理以輕生雖有時殺身以成
仁終不敢違理以殺身若謂仁者必輕生
非通論也

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
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
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或曰世固有殺身成仁者只論此心安與
不安耳若從死生起見貪生固非仁即捐
生亦不足以全仁君子可欺不可罔論理
之是非便置此身於利害之外
卓菴張氏曰得孔子此論仁者始有生理
不然身不能保何暇救人此孔子權衡審

量處。語意與己欲立而立人二句參看。宰我之問。非憂其陷仁。正見仁人亦有窮時。雖仁何益。推其說可以廢仁。此宰我最害道處。與告子義外之論。同一流弊。但語氣稍婉耳。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

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

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
 雙峯饒氏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

問博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朱子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所行所為處審別是否皆是
 或曰博學言無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中一事耳非博學也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於會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弗畔緊根約禮說不必添出道字蓋存諸中者只有一禮蹟而不亂正義理所由會歸處即此便是弗畔
 芑山張氏曰博約工夫是隨時並進非先博學了文然後去約禮博學於文只是隨日用事事物物上討出箇性靈來却不使他散漫無統即反約於吾心歸到天則至當恰好好處全是內外合一之功至近至切步步皆實地可行者小註前之博而今約之分兩時兩項非是

注疏蔡謨云
矢陳也夫子
為子路陳天
命也樂肇云

天厭之者言
我之否禍乃

天命所厭也
此解為近之

蓋子路疑夫
子見南子或

有求行道之
意故夫子矢

陳天命以自
解而曰吾道

之不行實由
天所厭棄豈

樂援之可得
哉若訓矢為

誓而云所不
合于理當棄

絕于天聖人
氣象不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
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
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
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
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
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

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
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
而深思以得之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
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
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上帝乃歆
程子曰古者大亨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
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
時豈得不見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
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
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
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

四書大全卷之六
論語卷之六
吳

頤渠爲切音
蔡面頤頤音
權頤骨也頤
又音求義同

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
汗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并求任季
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

也或曰楊龜山云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
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

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
亦不足以爲大人矣王制公云君子有時

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
孔子可見南子按此二說道理甚平易晦

菴看得驚天動地謂這般所在都難說却
將聖人心事深看了却添許多疑礙

或曰夫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
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與子見南子相

發明聖人心事如日中天明者自明暗者
自暗日豈有異乎即此一事淺看固非深

看亦不是只平平看自是聖人舉動諸家

啾啾直聚訟耳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

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

行少有此德久矣

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
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
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
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

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隳括語。

或曰。二程語類云。人莫不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不息則為聖人。按集註。民

鮮。句。久。矣。者。言。民。鮮。能。中。庸。已。久。矣。久。多。時。也。與。何。註。正。義。同。類。語。久。字。與。中。庸。悠

也。久。也。不。息。則。久。久。字。一。例。久。字。連。上。鮮。字。讀。亦。是。一。說。

惟。適。張。氏。曰。人。多。是。好。奇。務。怪。看。中。庸。道。理。甚。平。常。不。著。意。孔。子。提。出。至。字。正。見。中。

庸。之。德。不。可。不。務。也。又。曰。民。鮮。久。矣。此。猶。登。華。嵩。者。好。馳。險。峻。而。反。鄙。康。莊。為。不。足。

遊。語。云。長。安。在。東。望。西。笑。可。想。此。節。之。意。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

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

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

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

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新安陳氏曰。翫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

其澤者。朱子曰。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裏。聖便是充這裏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朱子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甕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見那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如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有病痛。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又加孔子設教。從遊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

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
 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欲立立人欲
 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眾底功用
 曰博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
 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
 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
 矣。○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
 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
 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
 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
 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
 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卓菴張氏曰宋李蕃云凡人不得仕宦有
 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
 物即功業矣此與立達之意相發明按立
 人達人俱就仁者心上說合下便欲如此
 正見萬物一體處今人皆說向人立人達
 可憐千里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

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

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

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

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

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

一節總是一
 意已立立人
 已達達人此
 仁者之心也
 近取諸心而
 譬者為仁之
 方也注中仁
 之體恕之事
 說不得

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

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

後面說仁之方。龜山楊氏曰：雖博施濟眾，也須自此始。問博施濟眾與修己以安百姓，乃堯舜儘做得底。夫子猶以為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或曰：上節是將那仁者底全體大用來立箇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全在能近取譬處。

新建姜氏曰：儒者不徒尚志而貴立功。曰：庸得若是乎？曰：苟存心於愛人，即日用言動皆施濟事也。芑山張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眾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主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

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君之明求之，大過則虧人君之量，愚按惟明而後能斷，惟斷而後能仁，民不明不，奸邪得以肆其虐善人，不得行其志而欲求施濟之廣，被難矣。然明斷尤始於無欲，可以行王道，太祖言博施濟眾必先之以清心寡欲，可謂至論。後世務明斷而失之苛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足以治天下垂久遠哉？

卓菴張氏曰：子貢著何如二字，尚恐博濟不足以為仁，故又曰：可謂仁乎？皆疑辭也。孔子謂何事於仁，猶云：何必如此，然後為仁。此中已含第二層意，必也聖乎，乃撇開仁字，專說所不及，正見子貢之論大而無當也。堯若說何止於仁，則是聖大於仁，博濟又夫可與帝王同功就事論仁，仁雖小必真匹。

已。有竊其說而行其私者矣。如墨子兼愛。
 陳氏厚施。宋鮑竭粟以貸其國人。非不博。
 且濟也。可謂之仁乎。兵家城有所不攻。地
 有戶不取。為欲得其要領耳。誠心為仁。雖
 舜誅四凶。伐密崇。不害為仁。安在必
 博。施濟眾。乃稱仁。者家皆大。看博濟。小
 視仁。聖輒多回護。由不知孔子立言之意。
 故也。當以予說正之。○方字。紹上取譬。看
 乃為仁。下手入門處。猶方向也。集註訓作
 術字。便有權宜通變意。此乃仁熟後作用。
 所謂仁術也。非取譬之意。說箇仁之方。便
 見子貢博濟。正是不得其方處。孔子此章
 語語說仁。語語是藥子貢。

遇較正

